

66-391271
39抗戰文藝叢書

要塞退出的時候

中國文藝社主編
沙 雁 著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
軍事委員會
圖書室

60209

53C
46.7
0 / 2

藝文研究會出版
獨立出版社發行

MG
I246.7
410
2

抗戰文藝叢書

要塞退出的時候

沙雁著



3 2173 1213 5

目 次

塞上血… … … … … … … … … … …	1
要塞退出的時候… … … … … … … … …	24
追… … … … … … … … … … … … …	29
河寨 … … … … … … … … … … … …	38
青紗帳… … … … … … … … … … … …	48
白袖圈… … … … … … … … … … … …	54
征人的哀怨… … … … … … … … … … …	69

塞 上 血

十一月的塞外，遍地是皚皚的白雪。

這時，那廣漠的黃沙，再也看不見了。

天宇，茫茫地。一片荒野，像沒盡頭的和遠遠的遠遠的天，結成一條銀色的線。

人們，投進了這個冰雪世界，滿眼祇有冰雪，除了這
外，看不出哪里有一棵樹，哪里有一條河。
這環境，對於有些人，是覺得可怕，或者覺得可愛，

(1)

(南)

或也覺得有趣與好玩。然而，又有誰會想到這地方是正燃燒着鬥爭火炬的地方呢！

這地方，一向籠罩在可怕的陰冷氣壓下，一向是給寂寞圍包着，一向充塞在這雪野的，祇有無限的沈默。

有時候，雖然也會有一陣雁鳥的啼叫，或一陣駝鈴輕微而幽長地漫然地蕩在大野裏，但是，正爲了有這種音響，就更顯出了塞外偉大的靜穆。

在經常，這掩在雪色下的原野，無村落，無人家，幾十里間，誰也瞧不出點什麼。近來，不知在什麼時候，接連地紮下了幾百座的軍營。營幕上頂，鮮明地飄揚着嚴肅的旗幟。

看模樣，那里的弟兄們，一定該不少，可是，除了那屹立營前的哨兵外，就一個人影也不見，不見他們成羣地活動，不見他們成隊地行走，也不見他們成羣地操演，只偶兒可以聽見一聲兩聲的軍號，悲壯地，漫長地把它號令飄拂去，落在司令官以外的每座帳幕去。

靠正連營邊頭了，一座軍帳，一伙弟兄，不耐沈默地

躲在帳裏唧哩咕嚕，紛紛地不知在議論些什麼，只聽得：

「媽的屁，死不死，活不活，真氣悶。」一個面孔紅紅的中年漢子，粗言粗語地帶說帶罵。

「可不是，老子只有一條命，拚掉就算了！」

「尙他娘，鬼子兵早就恨透咱老子。記得那年在山東，直把咱們中國人當槍靶的幹，想想氣人又惱人，得了手，看老子也給他個利害。」

「得勝哥說得真不錯，提起那年，鬼子兵的擾山東，咱還記起張二姐死的那慘樣，小姑娘，嫩生生的就給一伙鬼子硬姦死，姦死了還不休，當二姐死了以後，他們又用槍刺在她的下身子，搞得亂七八糟，到如今，閉上眼，還能想出那曠可怕的樣子。」

「估魁弟，這些事，那一年，老子差點就做了他們的槍靶啦，雖說，咱沒給打死，硬活了這條不該死的命根子，可是，咱那個七歲的大順子，不是終於被她媽的飛刀子送了命。……」叫廣聲的那漢子，說着流下淚，慢慢地抬起手，抹去了瑩瑩的淚珠，他又接着說：

「你知道，大順子是我的頭生小，他奶奶整天像心肝

要塞退出的時候

的走坐看着他，他娘，愛孩子可更不用說。您想，當孩子中了彈，她們都哭得像淚人似地死去活來，隣居們誰不聽得傷心抹淚，他媽的，素來就是頂硬心腸的人，可是，孩子死的那些日子，當真叫人忍不住地哭了。可不是，他娘哭壞了，她死了。老娘，不久也去世了。歡天喜地的一家子，就這樣給鬼子一顆飛子打光了。」他非常悲奮地說着，淚止不住淌了下來，一顆顆滾地流下，落在胸前，濕了臃腫的軍裝。他的話，說到這里，大家禁不住搖搖頭，爲他嘆吁着。以後，接着他們就沉默了，在沈默中，使人可以聽見隱隱地從每個人的鼻孔中所發出的不均勻的呼吸，這呼吸，像受着一種多變大壓力似地悶塞。

這時，帳裏是黑漆漆地，他們被包圍在寂寞的黑暗中，帳外飄落的雪片，不知何時已停止了；風不吹，雪不落，靜得幾乎和死的雪海一樣地渺渺茫茫。這千里河山，雖然正遭着不幸的侵略，恥辱的踐踏，然而，在這靜靜的黑夜，它却着上了美麗，潔白，光耀，明朗的外衣，似乎象徵了它未來的命運，未來的命運是光明的。

在他們每個人的心裏，起伏了各種不同的回響，十幾

顯心，也在各自躍動着，大家誰也不願說話，一任沉默的空氣繚繞着，繚繞着。……

忽然，廣聲像又想着了什麼似的，衝破了他們周圍的寂寞說：

「那年，不祇咱的家給鬼子們打光了，傅理叔家，景昌叔家，……他們誰不是被鬼子兵放火燒光的，大炮打光的！唉！那一年，真不知害了多少的人家？不說別人，咱們幾個當中，除了我以外，您問承義的家，是不是一樣給鬼子弄光的？」廣聲這句話，忽然落在不愛說話的承義身上。於是使他忍不住地說：

「這些，死也忘不了的事，提他幹麼？有朝一日，老子總要報仇。」他憤憤地說着，使得大家不約而同地叫起來。

「是的，報仇！」

「報仇！」

這報仇的要求，充滿了他們的心懷，充滿了這一帶駐軍的每個兵的心懷，充滿了這整個不願做奴隸者的心懷。

在他們，受過切身迫害的人們，報仇的要求是超過一

要塞退出的時候

切要求以上的。然而，感到本身也將要遭受迫害，遭受死亡，遭受覆滅危險的人們，誰不也感到抵抗敵人魔掌的急迫呢？因此，他們的心坎下就全充滿着了殺敵的熱忱和憤怒。

幾天來，消息刺痛着他們的心，他們誰都準備了一條命獻給這垂危的民族，要求出發命令的到來，然而，他們失望了，失望啃着他們的心。

一天，過去了。

他們聽見日本的飛機，大砲，坦克車，全部武裝地進攻。

一天，又過去了。

還是只聽見敵方飛機的轟炸

一天又一天，夕陽又在薄暮裏快全隱沒了，消息還是只說敵方的逞兇，而出發的命令，仍不見傳來。

在這樣焦急的情況中，他們數百千顆洶騰了的心，快燒炸了，他們像不知外面有零下幾十度的寒冷，不怕走入淹沒行人的雪程，而佔據着他們的意識的，有殺敵，殺敵。雖說他們這麼等候着命令，命令還是不來，命令不

來，他們誰也不敢動，只有焦急，燃燒着沸騰的血！

大概是十一月二十以後的一個早晨六點鐘的光景，晨曦還朦朧着。隆冬的風，像尖刀子的吹着的時候。夜，已是該逝去的辰光了，然而日色却和雪光仍映放着沖淡的輝白。

在這樣的大清早，正是人們甜夢方濃的時候，軍營中除了守望的弟兄，誰也聽得出，那處處的箭聲，是多麼地刺耳。

終於，大家盼望的命令在這時下來了。軍號把他們從夢中叫醒，大家睡眠惺忪地打着哈哈，伸着不自然的腰桿子，嘴裏帶笑地說：

「他媽的，時候到了，走啊，打鬼子去啊！」這叫聲像風暴似的震蕩着塞上的原野。

隊伍就在朦朧的朝氣下開始出發了。

雪積得太深，前面沒有路，一片平坦，可是隨處却有着陷人到窪子裏去的危險。

因此，這困阻了他們的前進，不能迅速地行走。加以

冷的風，嗚啦嗚啦地刮得令人發抖。

啊，這是如何可怕的路途！

大家的心裏，給命令催促着，給殺敵的烽火燃燒着！隊伍的首尾，像條火龍，漸漸地疾馳起來。他們的心，相結着。力量，如一的凝合着。他們中並沒有叫苦的弱者的呼聲，他們中更沒有鬆懈的步伐，他們的週圍雖然刮着冷風，而他們却感到了和南國早春的和風一般的氣息，溫暖地拂着背脊。於是，這更增加了他們前進的速度。

進軍的步伐，是沒有休止的，在大家的心中，誰都盤算着如何珍重地把一條命獻出來，他們在幻念着，那殺敵的痛快場面。

隊伍像一團火似地打從雪地上滾去，人馬，前進了，在後面留下了一條寬大的路。

他們身上，穿着肥胖得可怕的軍裝，背上肩着一切行軍不可缺少的槍彈之類的沉重的東西。

他們負着這麼沉重的担子，冒風挨寒，整整就走了兩天又兩夜，把二百里蒙着雪泥的路，終於留在他們的身後了。

他們雖然肚裏飯不夠，身上的衣服太單薄，但是，他們並不因了這些而稍減他們殺敵的勇氣。

他們誰都下了最大的決心，大家叫着：

「到百靈廟去吃飽肚子！」

暮了的天，很快地昏黑了。夜，像一重青的紗，無聲地蒙住了大地。大青山的雪野裏，風，已經不吹了；哈爾紅河的冰凌上，水，再不鳴咽了。

在這樣的夜空下，一大羣一大羣的隊伍，從營地裏分散開去，分散開去……」營地，在這當兒靜悄悄地萬籟俱寂，營幕頂上的旗幟，寂寞地下垂着，哨兵們惕然地守望着。

忽然，漫長的號聲悲壯地吹動起來，接着從四面八方就響起了疏落的槍聲。

槍聲越響越密，軍號也愈吹愈緊，在四面八方一致進攻的目標下，他們把百靈廟包圍了。雖說這包圍是遠遠地，大環式地，而他們誰也在拼命地進攻。

脚下冰雪破踏得沙沙地響，敵人從山上射擊下來的槍

子子，嘩嘩地從頭上耳邊穿過，於是一排弟兄受傷了，陣亡了，一個個倒在地上，血從他們的頭上，臂上，腿上，腰上，鮮紅地冒出來，雪地上，於是染了榮耀的光彩！

第一次的衝鋒，是失敗了。

遍地躺着浴血的屍。

雖然，這是非常淒慘，但是，這却並不是減退他們絲毫的勇氣，相反地更加強了他們的憤恨，使他們切望立刻吞下了敵人的血肉，用廝殺來滿足他們內心的憤恨。

廣聲輕輕地退下來，把膀子在占魁的肩上搗了一下：

「喂！承義挂了紅！」

「啊！」占魁驚慌得像這才發現身邊少了一個火似地說：

「廣聲，咱們想法把他弄回來。」

「自然啦，我已經把他移在前面的土堆邊，那裏還安全，只要敵人不攻過來，晚一點也是不礙的。」

「傷重嗎？」

「有點不輕！」

「唉，他媽的，第一次就給鬼子佔了上風。」他好像

很自信不該失敗似地說。

他們痛低低地說着，沉寂下來的戰場上，攻擊號又緊
奏地響着了，大家叫着：

「衝啊！」

「殺啊！」

槍子子嗶嗶漫天飛舞着，轟炸的大砲，像六月天的老
雷，震醒了塞上的寂寥。

雪和泥，隨着砲彈的爆炸高揚着，勇毅的弟兄們的血
肉，同時四濺着，這時前面的槍聲，簡直和雨點一般密密
地落下來，大砲在頭上像雷鳴似地隆隆響着，戰爭激烈到
最緊張的時候，大家邁進的步子和手中的槍，一步也不敢
放鬆，挺進，一步一步地挺進，在大家的心裏，熾着勝利
的火炬，同聲地叫着：

「到百靈廟去吃飽肚子！」

「殺啊，要吃飽肚子，得攻下百靈廟！」

「百靈廟，珍啊！攻進百靈廟！」

這種壯偉的呼聲，似可喚醒了山嶽，撼動了天宇，從
不見出現的那雪的北國的西南風，突然吹來了，這風比戰

士的征衣溫暖，這風使他們溶化了半凝結的血液，於是他們每個人身體都有力了，身腰靈活了，手指便利了，殺聲因此也就越高揚也來，憤怒的軍心，更高漲起來，雖然這一切，都足驚破人們的胆子，可是他們並沒有一個寒心的壞胚子。

漫山遍野，祇聽得砲聲連天，殺聲震人，這情景的悲壯，這聲響的狂大，掩沒了人類的衰弱，怯懦者在這裏就絕跡了。

廣聲掩在衝鋒大隊的殺陣裏，巧妙地迴避着子彈，不時指揮着自己的一排弟兄衝上去，他時時注意和其他自己的隊下取着聯絡。

在敵人不放鬆的射擊下，向上進攻，是非常不易而緩慢的，廣聲親眼看見有些弟兄們，爲了爭取前面的一個地勢，被彈子打穿胸脯子，打開了腦袋瓜子，那一幅悲壯的情景，他雖然有點寒心，但是，他並不因此畏懼得退下來，這反使他堅決了他殺敵的心願，同時整個的隊伍，也和燎原之火似地越來越大了。在這樣勇邁的聲勢中，終於隊伍前進了。

於是，弟兄們快樂得瘋狂地狂叫：「殺啊！活捉小鬼子呀！」

蒼茫的青月，灰白的夜天，覆着嵯峨的山頭，在朦朧的月光下，恍惚地可以在隱約中，看見在那些山頭間，蠕動着人們的身子，從這些身體中，發着疏落的槍聲，這槍聲顯得傲然，那傲然的槍聲，全是對準着那座古老的廟射去，槍子子，落在廟牆上，發出清脆的聲音，迅速地墮下了地。

這景象，顯然地表示着戰爭又入於停止的狀態，這狀態，在勝利的方面是不容許持久的，暫時的休止之後，立刻就又回來了，那廟週山下的軍隊，不久就吹起了攻擊號。

一時，槍聲驟緊，砲聲更猛了。

那幾乎充滿了蒙古原野的「中國人不能打中國人」的呼嘯，像潮水似地沖蕩到敵人的心坎，漢奸的心坎，這一面使敵人的砲車，坦克車，飛機更兇惡地蠻橫起來，另一面，使尚有良心的漢奸的槍，已不對準進攻他們的同種弟

兄的胸膛，而向天空射去了。

這一切，已顯出了百靈廟最後的命運，然而，畢竟在敵軍飛機的掩護下，在敵的傘兵下，使那攻廟的隊伍失敗了。

失敗了，再攻，
又失敗了，再攻。

再攻，再攻，就這樣連攻了似乎已六次了。肉搏了數不清幾十回，結果，敵人仍堅守着那座廟，那座遭着不幸被敵人污辱過的古廟。

廟週的土坡上，架着機關槍，那些槍，像開了龍頭的自來水，噴着不分點的彈粒，對着向他們撲去的敵人們俯射，阻止了進攻者的前進，他們是如何憤怒啊！

他們不能前進，他們却不時巧妙地向上攻去，每回在攻擊的時候，他們便斷開了宏壯的喉嚨喊：

「你們打誰？你們祖宗的骨頭埋在那裏？」

在他們這種收聲中，除了局部的勝利，整個的是沒有進展。這時，夜已深了，離開天明越近了，天一明，失了黑闇的掩護，敵人的轟炸，有了明白的目標，這一切就

都完了。同時，飢餓了兩天疲勞的弟兄們，誰也無力支持了。這個夜，他們不能不珍惜地利用着，他們在這種威脅下在不能不拚了最後一滴血去攻擊，在弟兄們的心中，他們差不多全是這樣想着……，因而他們更奮勇起來了。

就在這當兒，突然從山下衝上了三輛普通的軍用載重汽車，汽車裏裝着一羣弟兄，當這車從廣聲他們跟前經過時，他們看見第一輛過去了，上面一位面孔很熟的長官，他想這像是他們的孫旅長，以外便是十幾個不相識的弟兄們，他們的車沿着崎嶇的山路往上爬，上面的機關槍，乒乓的……響成了一片，槍子子打在車箱上，噹噹地比兩點子還急，打碎了車前的玻璃，打死了那死得非常悲壯的車夫車，還是硬挺着往上開。可是，遇了猛烈的阻力，便停止了。於是車就停在半山腰。

這時候，第二輛便敏捷地趕上了那停在前面的車子，又轟然地開上去，在上去的山頭上，槍砲齊射，下面的車輛，車輛上人們，該遭着如何恐怖的不幸啊！只一砲，這第二輛就打得更壞了，同時，這戰爭最壯烈的場面，也就從此揭開。

第二輛的司機，看定了車再難動，便冒着萬死一生的危險，趕到前面第一輛車上，把死屍拖下來，緊接着把車子再開動，往上衝去。

爬山的車子，汽噴得有點憤怒，車越速越高了，山上的槍砲簡直成了一個，大羣的步隊，騎兵，掩護在車輛後面，勇敢地尾隨着輪轉下的車塵爬行着，從大隊的中間，發出一種瘋狂的充滿勝利的喜樂的呼聲來。

「殺上去啊！」

「到百靈廟去吃飽肚子！」

「百靈廟喝水去啊！殺！……」

這聲音，像大暑天的風暴撼動了天地，震驚了敵人的心胆，死傷的人也愈見枕藉。可是，前面上衝的陣勢，却反漸漸顯出了要停滯下來的樣子，原來，崎嶇的山路阻斷了車的前路，前進的隊伍，只好捨了車輛肉搏而上了。

這次戰鬥的指揮是一位叫張振基的漢子，這漢子是夠英勇的，他知道要驚倒敵人的胆子，只有先撕開自己的胆子，要殺退敵人，只有先準備自己給敵人殺，要想奪得必爭的陣地，只有用鮮血，頭顱去兌換，因此，他的一連弟

兒，就在犧牲了四分之一的時候，把那敵人死守的山頭攻下。

在那些被佔領的山頭間，仍架着敵人來不及措走的大砲，機關槍，子彈和許多零亂的用品，地下臥着像繩條一般，胸前都配着太陽符號的小鬍子兵，和粗野的蒙古兵，他們行走着，看着這些絆腳的屍體，大家臉上都閃着安慰的微笑！

「百靈廟就在目前了！」

大家更興奮了起來，四處的部隊乘勢也加緊了突進的衝鋒，纔停下沒多久的殺聲，又震着山野了！

敵人的槍砲仍舊和前時一樣轟隆着，但是那聲音，却似乎失了他們的自信，槍砲射出來，不是失了轟炸力，便是越過了目標，有時，竟在他們自己的陣地間爆開來，他們越顯出了驚慌，怯懦。惶恐了。尤其當他們聽見了「你們祖宗的屍首埋在那裏的」時候，他們的手像失了力量的抖起來，他們本是有天良的，所以他們此時，也忽然發現天良地意識到：「中國人是不該打中國人的啊！應該把槍對準中國人的敵人！」於是他們更覺得肉搏的程度，他們

的子彈，有不少是穿入鬼子官兵的身上，爆炸了鬼子官兵的腦袋瓜子。

當攻廟的戰爭達到最猛烈的當兒，敵方忽然間起了大火，火光熊熊地沖得灰色的曙色像染上黃昏的霞彩似的，然而在那火頭上，却帶着濃重的塵，給北風吹散到廟週的每個山頭，這裏的隊伍，却嗅着一股噁心的火油味。

因此，大家都叫着，鬼子的油庫燬了就好了，從這裏他們感到了一種無名的快慰。可是，他們誰也不知這是一種自我的對敵幸災的心理作用。

火光燃燒得正熾旺的時候，敵官兵早已喪了胆，逃走了。

首先趕到百靈廟的那個裝甲車的弟兄張仰賢，也像發現寶藏似地舉着一隻胳膊，和稍後來的其他弟兄們打了一個照面。以後大家就一批批地趕到了。

大家的臉上，挂上了風塵所擁壓不住的歡笑！

「打得真痛快！鬼子原來是沒骨頭的臭膿包！」

百靈廟攻下了，東半天的朝陽，這時已閃爍得更加鮮

美了；藍灰色的天空，還浮着遲退的朝霞；晨風吹來，顯得淒涼的；在那成羣的凱旋的弟兄們胸脯間，起了一種異樣的快感，有點甜，有點輕鬆，同時，也有點說不上的痛快。在他們每人的心上，似乎帶去了無量重負似的，他們意味到平生絕少的欣慰，因此在人人嘴巴上都挂着得意的狂歡之笑。

戰後的陣地，除了到處倒着的僵屍外，一切是顯得凌亂，荒涼，烏鴉呱呱地在半空裏發着垂涎欲滴的惡鳴，牠們早就聞到死人的肉香；兩方受傷的人們，一般地發出可憐的呻吟，從這些聲音裏，可以聽得出全是充滿着求生的絕叫。然而，除了勝利的負傷者，被人抬去醫治，被人來慰撫外，那些頂着漢奸賊兵的人們，就只好無顧地叫他們自己去承受他應得的懲罰了。

在這當兒，光榮者的勝利與卑劣者的失敗，是分明顯示了他們應得的獎懲，尤其被他們主子不顧而去遺下的負傷者們，他們更其是受着雙重苦楚，啃噬着他們殘餘的生命。

勝利的官兵解散了緊張的心緒，放緩了闊邁的步子，

他們走入了受傷的古老的廟門，廟裏再沒有剛纔那樣興奮的氣氛了。一切，只顯得靜穆，這靜穆却不是感傷的，只帶着一點疲倦的狀態，裏面的各種物件，暗示着它們主子們臨走時的匆促，是如何的狼狽！

架在壁下的機關槍，大砲，仍舊安靜地架在那裏，並且還裝好了槍彈，像就要開放的樣子，可是那些傢伙未來及，就拋棄逃走了。

挂在牆上的軍裝，背囊，失了主人地下垂着。他們把這些從牆上取下，從那些衣袋中，摸出了手槍，摸出了袖珍中國地圖，他們打開來看着，他們不禁驚嘆着說：

「中國人是沒有這些中國地圖的啊！」

他們在這些大小的地圖上，看出了敵人整個的陰謀和企圖，他們看着那些顯明的綫條，明白的說明，他們知道了敵人是打算用海軍來征服中國的，而且中國的出路，也的確是以大陸上進攻比較可靠些。因此，他就在中國的北部準備造下一個堅固的壁壘斷絕中國在必要時聯合他貼北的一個隣國的可能。

他們把地圖匆匆地看了一遍，就感到他們這次勝利的

意義的重大，不，他們想最少這對於陰狠毒辣的敵人的夢想，是一個當頭的打擊吧！

於是，他又輕快地笑了笑！

這次的勝利他們感到是不平常的，尤其當那些纍纍的洋錢袋，出現在他們的眼簾下時，他們看看怪扎眼的，想數數，却一時難數清，大約摸，反正上兩萬是可有「準計」的。這時他們簡直如置身寶倉的一般，他們不僅忘了三天兩夜的疲勞，同時他們更忘了寒冷，他們看了生雞像已飽了肚子似地那麼精神勃勃地煥發了起來。

他們一方面檢查着敵人的物品，一方面又得了上官的命命，窮追敗去的敵人，攻來的時候，是從坡子下向上攻的，現在，却是從上向下打了，他們這是感到了「居高臨下」時痛快，輕便，順心。他們只見敵兵如山倒一樣地死傷着，像潮水一般地退下去，陣容已紊亂到不成樣子，誰也不敢掉轉臉來，一勁只飛奔，奔……漸漸遠了。後面不敢放鬆地跟上去，放槍的聲音也漸少了，樣子有點像運動大會時的賽跑，敵軍在前，追兵在後，他們像不知道目標似的，只有追的人，全想越過敵人，把他們踏死在腳下

廟佔了，大家便準備在廟上痛快飽吃一下，舒服地休息一下，可是，他們的念頭還未轉過來的時候，命令下來了，立刻叫全體官兵撤出去！

「撤出廟去！」

這命令像魔鬼似的，一時又遂散了在每個弟兄心中的歡快，使他們不解地又惴惴然起來，尤其那羣正在攜着各種敵人的陰謀文件，出神地望無着數槍彈狂笑的時候，他們得到這命令，真有點捨不得的樣子，但是，命令終於使他們敏捷地走出去。

他們圍在那座闐然無聞的空廟，如臨大敵地守着，以爲將從廟裏有什麼出奇的事件發生。很久很久，廟依然是像座荒墟的立在那里。一點動靜也沒有，一直等到從老遠的天邊，飛來軋軋的飛機，他們才若有覺悟似的，大家相互地掉頭，看一下自己左右的弟兄，點點頭說：那叫退出廟來的命令，不是沒有道理的。

接着，他們就看見炸彈從天空落下來，碰在山石上，如雷地爆炸開來，泥土，石片，跟着漫天而飛，他們呆然地搖搖頭，隨即把槍就仰空射擊……一時，槍砲聲又猛烈

了。

狂亂的擲炸後，飛機終無所得地飛去了，這次以後，大家就更機警了。

當再度衝進廟去時，天已快近黃昏，那廣漠的蒙古原野裏，顯出了宇宙的遼闊，一切表現得非常安靜，只有暮色的長空裏，那北國沙漠裏的雁鳥引頸嘹唳的叫聲，代替着牧人的晚歌，在晚風中飄過那座充滿熱烈情緒的古廟！

要塞退出的時候

目標……敵艦三千米遠……

觀測手在遠遠地揮着手裏的旗號，這麼指示着。砲兵營長，聲嘶力竭地在左右校正着各個砲手的方向，角度，高低；但突然一顆不小的砲彈，從敵艦射過來，營長悲壯地死了，營附趕接着又聲嘶的叫着，命令着。

砲手，觀測手，彈藥手，像鋼鐵的人，他們不停地發出轟然的砲，把敵人成百成千地打退。像打沉下怒吼的江

波。但同時我們的砲位也在敵人猛烈的火力下毀去了。祇見眼前身週，冒着烟，飛着石塊，這些向空噴湧着，投射着，我們第一個，第二個砲位也就這樣被摧燬了！

通訊兵滿身泥污地帶着血淋淋的一隻受傷的背膀跑了來，冷汗直流，立在營附面前：

「報告營長，x x砲台守衛隊，已奉令撤退一部，我右翼受脅。」

他那斷斷續續的話，除了營長，沒有一個聽到他的這個報告。全部的弟兄們已和隆隆的大砲混成一窩了，誰也分不了他們的注意力，他們凝神貫注地放……放……看樣子他們的子彈如果不斷絕，他們是永不讓敵人越過防衛線一步的。

通訊兵一直兀立着，等着營附的命令，就是一個字的命令也好，可是營附並沒有一言，祇從他那黑紫的面頰上，網滿着紅筋的眼球上，可以看出他這時的內心，一定被什麼啃噬着，他顯得激動，痛苦，悲憤……

半晌，他流下了淚，伸出他有力的手，拍拍通訊兵的肩膀說：

「到後方去吧，你該休息休息啦！現在你受了重傷。」

「營長，不能，我不能休息，這裡是不能再走一個人了。」

他把話說完，並不待營長的吩咐，就重新走向他的崗位去。營附，沒說話，熱淚從他的眼角滾下來。

砲聲響得越來越猛烈了。戰爭開展到最劇烈的程度，四下裏，顯得過度的緊張，嚴肅。

營附凝視着弟兄們，在他面前突的倒下來一個斷了手的排長，血很快地煊紅了地面，這片刻，於是一尊砲停止了。

排長，呈着蒼白的臉，倒在砲車前。營附沒吩咐別人去扶持，自己親切地來攙扶這忠勇的伙伴，可是他被拒絕了：

「營長，打！打！別管我，去……打……我……不要……緊……」

他顫抖的聲音，一字一句像針鋒似地刺着營附的心，營附看看排長那斷了的臂，噴湧而飛濺的血花，靜下來的大砲，枕藉的弟兄們的靈尸，乃在奮力發砲的弟兄，他

簡直說不出他的心境，要怎樣才好。他仍扶着斷了臂的排長，要他走，但這時那排長已暈過去了。

不得已，他命令兩個弟兄，把他送到後面交通壕去。

「報告營長，第五號砲的弟兄不夠了，請速補充。」
一個勤務跑來說。

他聽了報告，四視着疏落的弟兄，實在叫他派不出人來，沒辦法，停了片刻，他毅然地決定：

「自己去！」於是他開始履行一個弟兄的職務。

他一面瞄準，一面觀測，一面聽取射擊報告。

「營長，我左翼危急，敵軍有登陸模樣。」

他接了報告，立刻用望遠鏡去看，的確左方已有敵人上了岸。他大聲地命令着：

「目標，敵聯隊正面……第三號砲為基準，快放！快……！」

轟隆轟隆……

排砲，機關鎗，一齊噴着火花，忿怒地吼着，於是，敵人亂了，不敢再進了，弟兄們激動得歡呼起來。

雖然，這時戰爭像停頓了，靜寂下來了。但是，他們

都知道他們的地位，在全線上已孤立了。

不過，他們沒有奉到撤退的命令，誰也不願自動撤退，祇拚命死守着陣地。

他們的通訊聯絡斷絕了。

食糧將盡了。

弟兄，子彈，全斷了補充。

他們在這孤軍困守的情況中，叫誰也得爲生命擔心。可是，他們不，他們的心，結合成了一個，他們這顆心，似鋼鐵的堅不可移，牢不可破。

這樣，他們終於不支了，所有的砲位差不多全燬了。營附在極度痛苦中，不能不把全營僅餘的不到一連人，分配了槍，手榴彈，手槍，大刀，準備撤出去。

他們每個人雖然已將被迫踏上撤退的路，可是他們知道沒奉命令，死，也得死守，決不撤退的。可是終於「立刻撤退！」的命令下來了，他們於是含着淚，和他們死守兩月的要塞告別了！

追

一

反攻南門村的大隊，像洪流的浪潮，緊追着鬼子兵的敗跡襲擊着。在每個團練們的心頭，雖然充滿了勝利的歡欣和快慰，但是，那永遠不能洗掉的姦污殘害的仇恨，仍無邊地橫溢在他們的胸膛。他們眼中噴着毒怨的火花，嘴裏喊殺的聲音，直像六月的陣雷，震蕩着暮春的原野。

槍已大半停止了，鬼子兵慌亂逃竄的模樣，簡直有點不如喪家之犬，他們只管拼命地逃退，誰也不顧誰的作着無限度的越野賽。

李振標領着千多個弟兄們，絲毫不放鬆地追趕着：他們的服裝是雜亂的，沒有經過訓練的大隊，步伐是不一的，自備的槍砲，誰也不知誰有多少發子彈，只是每一顆心，鐵一樣地凝合着，自信着：沒一個因此而感到敗北的恐怖，他們在形式上雖然像是一羣烏合之衆，但他們却都有極精巧的技術，他們都相互地自信着，他們相信祇有用他們這樣共同的力量，纔足以消滅鬼子兵的蹤跡，纔能很快地趕走敵兵，奪回他們的田莊，房舍，爲妻子孩子們的被殺而復仇！

「復仇！」

是的，在他們人人的直覺上，都深刻地留着這記號，在這記號上，歷歷地顯示着他們家人被殺的種種慘象。

老父槍下的絕叫，子弟們刀下的掙扎，妻女們赤裸的血屍……宇宙上還有比這更慘痛的事嗎？

壓在兇暴的勢力下的奴隸們的仇恨，是沒法再潛隱的

了。於是，在一個暮春的深夜，在一個靠着靜謐的淮河近旁的村子上，那反抗的火花燃燒着了。

二

振標是首先發難的。

他在鬼子兵的嚴防下，雖然這事的發難是異常艱困，危險的，然而，他終於進行，順利地進行起來。事情到了昨夜，一切的佈置，大體上是成熟了的，所以，他們最後便決定：

「午夜放火爲號，大家齊攻村公所，一股消滅敵巢。」

火，燒着了，人，便漫山遍野地殺了來，一時，南門村的原野怒吼了。

忽聞驚報的鬼子兵，手忙脚亂地胡放了一陣槍砲，便向東南沿鐵路線的方向逃去。

村子裏燃着的火把，像五月的驕陽，熊熊地照耀着，勇敢堅強的振標，領在前面，廣明，雲亭，詠和，……明等一伙年壯力大的漢子，跟着指揮受過訓練的村民，一直追

聲。

追着，追着，鬼子佔了較優勢的山坡，在土岡上便停了腳，按放了機槍就打。這一來，振標他們就不得不停住前進了。

兩方支持着，槍砲猛烈地交織起來，在這種情形下，振標眼看着自己的弟兄們漸漸受傷的受傷了，有的竟死在砲彈下。

他想：這麼支持對峙起來，不是好辦法，得趁着黑夜攻過去，打退他。

他一方面想着，就計上心頭，同時因了這裡的地勢，是他熟悉的，所以他知道打那里包抄，向那里攻，才能戰勝鬼子兵，他更知道用什麼法子給鬼子一個自投陷阱的自殺機會。於是，振標便敏捷地吩咐：

「廣明，分帶一百五十人留候張莊坎地埋伏！雲亭，詠和，帶三百人走橋口抄敵人後路！品明隨我防阻正面，立刻出動！」

振標吩咐了他們之後，更囑咐他們要小心行事，不可聲張，以免洩漏消息，被敵人看破逃走。

他們的大隊分成三支出動了。激烈的砲火這時忽呈了疲乏稀疏起來。

振標他們簡直停止住了。



暮春天，風還有點勁，夜裏，露水沁落着，人人感到夜寒的冰冷。

振標，品既和其他伙伴，一同伏守着，沒人聲，沒馬聲，砲停了，一切歸於寂靜。

他們祇等待山岡後的槍聲起來，然後，從正面攻過去。使敵人措手不及，打他個落花流水，以消除胸臆裏的仇恨。

等着，等着，一片殺聲槍聲從山後暴嘯了。振標立刻爬起來，指揮着所有的弟兄們攻上去。

「衝呀！」

「殺啊！」

「活捉日本鬼！……」

「殺啊！」

像平地的雷，震得四郊充蕩了火樣的熱力，這熱力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從上到下，宇宙像翻轉了：崩裂了。

山坡上，蠕動着黑壓壓的人影，槍聲，殺聲交響着，在黑暗的夜空下，血，流遍了灰黃的泥土。

一場混戰展開了！

山後的人，漸漸爬上這坡子的上頂，山正面的人，早已在土山頂上和敵人肉搏着了。

人和人，扭成一團。氣，急促的喘吁着。

大家拚死地掙扎着。

撲！刺刀插入了胸膛。白而光的刀尖，帶着殷鮮的血應着一聲絕叫拔出。屍體倒在地上直滾，流泉樣的血，從上坡淌下來。

自己的弟兄和自己的弟兄親切地打着招呼。

「弟兄們別刺錯了，看準鬼子，要看準。」

「啊呀！倒下了一個，又一個。」

這樣的肉搏延長着，大家的槍全失了作用，只有刺刀成了唯一的武器。

振標，雖然裹在人叢中，但他是久經戰場的人，又參加過義勇軍的人，畢竟是有着豐富的作戰經驗的，所以他雖廝殺了半夜，只在左手上受了點輕傷，是沒有多大影響的。

他一面英勇地指揮着弟兄們，一面想着速決的方法。時候，是天快亮的黎明時分了。

在東方的天角，映着魚肚色的光彩，遼遠的鴉雀，已振翅招展在天邊了。

這時，鬼子的隊伍，已開始向右翼敗退，局面似乎立刻又要變換。

振標看着這種情形，更增加了勝利的把握。

於是，他一步不放地緊緊地跟上去。

鬼子兵眼見着地下絆脚的屍體，越堆積起來。

到這當兒，振標他們雖然也有了不小的損傷，但，大家却越殺越有勇氣了。

那開始向右翼敗退的數十人，終於給他們漸漸退下山坡去。

山上，這時已織清了鬼子兵的蹤跡。遠遠的在前面飛

奔，振標他們的大隊在後緊追。

「別放走他！」

「打呀！」槍聲又乒乓地響起來。

這樣追着追着，天漸漸亮了。

那前面的鬼子兵有的逃遠了。留在後面的這時祇剩下一小隊。

他們死命地跑，跑不動，丟了槍。

振標，一直領在最前面，他看前面的鬼子兵那慌亂的模樣，真有點怪好笑，但他仍不敢輕視，祇死死釘過去，眼見着，他，就追上那落單的鬼子兵，而接近肉搏了。可是，他想避開吧，把他們活捉了。

他想着，弟兄們已越過了他，槍刀齊下，那一隊鬼子兵，已被包圍。

當振標趕過去，已不見一個挺立着了。

大家住了手，看着倒臥在長空下的原野的晨風中的倭兵，不禁哈哈的笑起來。

「媽媽，看你狠！」

「哈哈……」

在大家的歡笑聲中，振標忽然鐵青着臉，垂着頭，對着那地下的一個血屍，默不作聲地失去了歡欣，掛下了淚珠！

這時，大家看着這情形，誰也莫明其妙地呆住。只有品朋，他突然想到了振標常提起那個流落在東北的孩子！

當大家個個知道了這件事，他們更恨透了鬼子兵的毒狠，而同情着振標的哀傷了。

河 寨

乒！

夜靜中，河寨安謐的空氣，被這一槍，襲破了。

更夫，停了鑼，躲在殘缺的寨牆角，悄悄地聽，半晌沒動靜。

祇西北風在老樹的枯枝上，刮得歛落歛落底搖擺着。
野犬，遼遠遼遠地狂叫着。

人，是沒有誰再出來了。

霜花，祇管向夜神的黑衣上洒落着，夜色，漸漸出了慘白，這和寒空的疏星，適巧構成一幅人間不幸的衰容。

更夫等久了不見有動靜，然後提起手上的鑼，沿着寨牆子，一徑走過去：

噲………噲………

鑼聲，隨着漸漸又高揚起來，蕩在渺茫的太空，安慰着寨裏和近村的人們。

這樣，夜很快的深沉了。

河寨，是一座緊靠黃河的古村堡，寨上的人家，差不多全是世居的門戶。他們在這裡一代一代地生長着：孩子們，像春天的花朵，苞肥了，開放了，他們人人都是那般有力，有生氣；年老人，又像秋日的落葉，枯凋了，飄零了，他們和那原野上淒迷的衰草，黃河裏渾濁的洪波一般無聲的死亡了，消逝了。

這樣，千百年以來，雖然其間經過了不少的變亂，可是他們很少被那不斷的變亂殃及過，祇那些變亂的悲涼，災禍的惡耗，像寒風似的飄了來，又輕輕地被人遺忘了。

這裡不是水秀山麗，日媚風輕的江南，所以沒有江南

水部的一切風物，在這兒，只見漠漠無涯的黃沙，長年不揭的塵浪，這裏的天光是低黯，這裏的河山是雄偉，這裏有的是千百戶人家的大村落，這裏有的是千里無人的大原野，這裏的人們，顯得非常拙笨，漢質，粗壯，剽悍。可是，他們人人都有一顆良善的心，他們有的是正義，他們有的是同情，他們把過路的行旅們，曾經在深夜留宿了，雖然，他們儘管是陌生，他們儘管是不相識，但是，他們並沒因此而減少他們絲毫的慇懃。他們似曾相識的親熱，他們極關心地互談着他們的鄉情，他們這樣地相互關心，他們也常這樣深夜不眠，他們有的因此訂了交，有的甚而因此做了親。

這些是在北國常有的事，在南國，或者該是一點奇談吧！

在這些事情上，河寨就表現得更充分了，因此，沿河兩岸的行旅們，遠近的客商們，人人盛讚着河寨的民風太好，他們都把這兒看成他們的家，第二個家園。

河寨，這殘破的堡壘，就這麼在人們的心坎上，建立了一個完美的印象。

日子過得快，年頭一年不如一年了。

近幾年，過往這兒的客商們，簡直絕了跡。他們把貨物全用火車，洋船裝運着走，從前靠吃客棧飯，碼頭飯的人，不得已，他們多走向北平，天津，甚而到下方的江南打碼頭去了。

這些時，不知怎麼的，出門多年不歸的漢子們，都一批一批地先後歸來了。

從這羣人的嘴裏，雖聽不出外間又鬧了什麼大亂子，然而他們紛紜不一地傳出了東洋鬼子打了來這件事。於是消息便很快地傳說着：

「東洋鬼子的砲真狠，打北平，北平佔去了。」

「打天津，天津失落了。」

「上海撐了三個月，終於也退出。」

「現在南京和濟南也都統統完了。」

「這一回，鬼子似乎要下決心地亡中國，狠命打。」

「咱們雖然吃敗仗，失了地，但是，咱們不服降，不求和，大家還是齊心地打。」

「可不是，咱們的人死了那麼多，人傷得不計數，天

津，北平，上海，南京的大洋房燒掉了幾千萬，這些絲毫沒有用，咱們仍舊打，仍舊拚。」

「看樣子，我們這一回再不拚，鬼子也不容了。」

這些話，從那羣粗直的漢子口裏傳出來，以後，就很快地像風絮似地傳遍了河寨，傳遍了河寨附近的村子，在直覺的鄉民的心靈上，起了戒備的動念，注意了鬼子進兵的消息。

情形這樣天天緊張着，跟着從北岸逃來的難民們，也一天一天的激增了，於是，一向安然的河寨，倏顯眼地突呈了空前的擁擠，事情越吃緊了。

天上，不知何時發現了翅膀畫着太陽標記的飛機。

逃來的人們中，不知何時有一部又逃去了。這種情形使河寨感到了不安，到處呈現了恐慌的空氣，尤其當奸細的謠言帶來了鬼子兵砲聲的時候，他們再也鎮靜不住了。

隨即他們閉上了兩個寨門，叫青年人晚間上牆子，這一來，河寨就和滾滾的黃河流波一般的波動了，同時，在人們的心頭上也就橫起了恐怖和憤怒，人人担心着不可想像的禍患，人人担心着他們身家的安全，人人憤怒着野蠻

無人性的殘敵，人人想到了迫在眼前的種種，到了這種地步，人人在心頭打橫似地結上了一個沉重的疙瘩，他們感到一切都完了，還是拚了罷！

風聲，越來越緊，河寨的防衛也更嚴了。

貴生，提著鑼，輕悄地，機警地巡行着，一手攏着腰間上了子彈的盒子砲，然後他自言自語地唧噥着：

「媽的巴子，來吧，看老子一槍一個，先打他幾個再說。」他這麼自語着，好像發洩着他心裏的憎恨，下意識地在他臉上浮起了笑顏。

在這種心情下，貴生忽然感到了一種不自然的得意，他忘了剎那間會來的突變的危險，他忘了這夜寒的凜冽，他忘了他身前身後潛伏的守寨的伙伴，他微笑着徑走過去，前面就是寨門的礮樓了。

貴生，是三十開外的漢子，他能幹，他精明，他負責任，所以當貴生剛打天津一回來，寨董們就叫他做了守寨的頭目了。

滿天，貴生巡完更。

他回了礮樓，推門走進去，屋裏，黑壓壓地沒動靜，他懣，她是睡着了。

貴生嫂聽得門響，便問：

「誰？」

「我。」

「外邊怎麼樣？」

「沒動靜。」

「剛纔不是放槍嗎？」

「可不是，他媽的，就一下，再聽不見什麼了。」

「你看今晚怎麼樣？」

「我想，不要緊，怕還離咱這兒遠，天快亮啦，今夜總算過去了。」

貴生說着得意地笑了笑，然後，他歪過身去，在年青的貴生嫂的臉頰上吻了下。他說：

「今夜過去了。啊……哈……」他伸了伸腰。

貴生嫂，扭開他，把身側過來，一面併手去點燈，一面說。

「事情要小心，不可大意了。丟了差，不是玩的。」

「怕什麼，他媽的，鬼子兵沒生翅膀，他能飛了來嗎！」

貴生嫂，不再響。她把懷中的孩子動了動，也就疲倦的打了一個呵欠，又睡了。

這時，外面寂寥如死，偶兒祇有一串鑼聲飄在深夜的北風中，荷葉越顯得淒寂了。

貴生出了門，纔打算跨下碣樓的台級，身後突然一排槍聲響過來，這有點使他驚異了。於是他很敏捷地順身倒臥在殘堡缺角躲下了。他提心吊胆地把鑼放在地上，伸手拔出槍，眼睛眨也不眨地向槍響處留心着，注意着。一面他用低而沉重的聲音向他的伙伴們叫：

「老孟，劉四，槍聽見嗎？」

「貴生，別動，你看那邊像有人。」貴生於是機警地順着估魁的手勢望過去，在遠遠的叢林外，他也看着了。

貴生，這時的精神雖然異常緊張，異常激憤，可是，他的經驗告訴他，要鎮靜，要沉着，所以他不動聲色地凝視着那蠕動的人影，他的手把緊槍柄，等候着迎擊。

「準備迎擊！」

他堅定而沉着的命令着全部守寨的弟兄們，同時並吩咐人報告寨壘準備一切。

這樣，河寨的空氣立刻緊張起來了。

乒，槍聲。乒乒，又是槍聲。

河寨四圍不穩了，寨裏似乎也騷動了，到這時，貴生知道不能再不動。於是他對準了目標，就是密集的一排子彈打過去。然後他移動了一下自己的地勢，他吩咐寨上的弟兄們不要慌亂，要沉着的打。

起先，裏外的槍砲雖然密，但他們仍能支持着，敵人沒能攻進來，可是，他們終於不支了。

槍，愈緊了。

突然寨裏起了火。

焰火，迷了天，沖照得夜空顯得怪恐怖。

殺聲，哭聲交集着，這裏簡直成了一處可怕的死城，
一 烟火把。

貴生，領導着百十個弟兄們，拚命地苦打着，人數眼見着少下來，不得已他打算退出去。

可是，這已晚了點，他知道一切要完了，再也顧不了

那麼多，可是，就這樣退去嗎！不，又怎麼辦呢！他猶豫着，這時候，火光愈大了。

火，這對他像是一個有力的啓示，於是他毅然地領着僅餘的弟兄們掩護着寨裏的男人女人衝出去。

衝過去，一把火。

火光冲天的蔓延了整個的河寨的時候，這兒的人們差不多統統退出了。

青 紗 帳

步隊，這樣開拔着，進行得很快，一天一天接近火線了。

槍聲，已依稀可聞，砲聲，在如豆炸的彈雨中轟隆隆着。

這天，是八月二日，弟兄們全興奮起來，說是今明準攻敵巢的××城，叫大家預備出發。時候是近黃昏了，西半天的彩霞中，閃耀着活潑的夕陽，鐵青色的高梁稈，顯

得怪有勁，是一種壯麗的力的美！

弟兄們沉着地整理着極簡單的用品，槍彈是早上了膛，在大家的東西尚未理齊的時候，哨兵領來了兩三個當地的老百姓，說是：

「這里接着一條汽車路，日本兵常打這里過，你們要躲躲，說不定今天就會碰亂子。」說完，他匆忙地先自去了。

李隊長怔着在發恨，並表示他懷疑不決的心情，他不響，弟兄們全沒主意，這時哨兵也突地喘着跑過來報告。

「隔二十里路的地方，發現有八輛敵軍的兵車，從東北方對我們隊伍駛來，完畢。」又匆匆去了。

李隊長很靜地聽了這個報告，不表示反應，經過了一個考慮的時間，便把隊伍配備起來。

於是，大家接了命令，準備四面包圍突擊。

我們的隊伍，是採了強韌的散兵線的形式，散在那漫長的汽車道旁的高粱地裏。高粱桿，青青地，一望無涯，只要鑽入高粱桿三五步，外面的人便失了注意的目標，可是，藏在裏面的人，却清楚地看見敵人的來路，所以這對

我們的突擊，很有幫忙。

這樣，我們一小隊一小隊地密接着，配合着，呼應着，我們知道在這種有機槍作戰的決鬥上，各自為謀是絕對失敗的，因此，在我們一隊隊散進那蓊鬱如林的地畝之中後，大家沉默着半點聲音也沒有，全軍就這樣伏下了。

大家手裏牢牢地托着槍，機扭扣在右手的食指靠着謎圍，就只等待着槍膛裏彈丸對象的來臨了。

高粱地上靜逸，恬淡，似乎和平常一樣，沒有一點差別。風，雖然是七月的風，那夏天的熱風，但是，在它吹動了修長的高粱葉發出簌簌的聲音時，使你從頭上會很快飄上一縷秋意，秋，八月的北國，是該有點秋的风情了。

等着，等着，遠遠地傳來了勃，勃，勃的汽車聲，接着，嗚嗚的拉開了喇叭，在繼續不斷地叫。

我的情緒，和大家一樣地緊張着了，我的長槍，和大家手中的槍刀，一樣地托得更穩更準了，我的槍刺，更閃爍地可人！

這麼擎着我們的槍刀，等着敵人的車來到。

車，由遼遠而漸近了，車身便漸漸落於我們的視線

中。

車的速度是非常遲緩，前進的時候，顯得怪費力的姿態。

於是，我們想該不是敵人的車壞了吧！

想着想着，車已開入我們佈防的第一線裏來了。

車輪轉處，槍彈如雨般射過去，敵人冷不防地應聲倒下。車，於是就洩然而停。

死亡的日兵，血肉狼藉地橫七豎八地東一條，西一條地倒臥在車上下，剩下一些倖倖得免的敵卒，全然變成俘虜了。

死傷的敵卒，佔滿了寬大的路面，野獸一般的血跡，污辱了我們的國土，啊，這就是戰無不勝的島國之皇軍嗎？我們默察不出了。然而，粗短，剽悍，小鬚，太陽軍的符號，那些却又給予了我以一個至上的鐵證，叫我只好相信這紙老虎，原來不過如此而已。

八輛堆積如山的裝甲車，全部是載的武器，弟兄個個笑逐顏開地把它們圍着，搬下車上的屍體，一擁，大家登上車廂。

車，於是在勝利者的手中，又開始駛去了。

坐在司機身畔的我，看着張永成非常吃力地支配着車前的每件發動樞紐的機關，結果，車並不因此稍快一些，只顯得越費力，進行越緩慢，像一匹受傷了的野馬！

前面的車，後面的車，每個司機都發現了自己駕駛的嶄新的車是不健全的。

張永成告訴我，我無話的點點頭，心頭有點發慌，以後我們全隊的人，都覺察了，都以爲怕敵人有什麼苦肉計吧！因此，把起初停下來檢查的意思，臨時打消了。我們只好小心忍耐地不斷地進行着，作走一步算一步的打算，這麼辦並不是怕敵人追來，實在我們是如何捨不得丟下這一批軍火啊！這等於生命線的東西。

走着走着，天就漸漸地晚下來，暮靄開始蒼茫，歸鴉當頭盤旋叫噪於夕陽反照中，路徑還是可辨，而歸心却使每個弟兄焦灼了。

我們請司機可能的再加速馬力。不過，車快了，車也震動得越厲害起來。

大約是近午夜的時候，車在灼熱的心情下停在暫時棲

止的墨林外，大家跳下車，立刻搬運每輛車上的東西，勞苦對於勝利者是很少侵襲的，當我們大家卸了各車的東西，一點都不感到疲乏，尤其是幾位司機的弟兄，他們更精神奮發地檢查車上到底損壞在那裡。結果，並不見什麼損傷，但有一個弟兄在無意中，却發見車輪上刺着尖利的釘，剪刀，錐子等物件。

我們對於這些東西的發現，如何感動啊！我們恍然大悟了，原來我們的勝利，已有可敬愛的同胞們作了我們的先鋒。

我們都感動得無言可說，這時從默默中，忽想起那幾位冒險擔任我們情報的農民的誠摯的臉影。

在我們激動得下淚的時候，我們的心，我們的情緒，又是如何地欣慰，感奮啊！

這一切，使我們在身上又新生了力量！

白 袖 圈

槍聲漸稀疏了。

這種聲音的暗示，使「難民區」裏的無數人們在心理上起了兩樣不同的感覺，就是中國的抗日軍勝利了呢；還是東洋兵攻進了城。

陷進前一種遐想中的人們，臉上都一個個透出了微笑，光明的歡快之色。但是一些較有思考力的人們，他們根據了這半個月以來的戰局，從上海而蘇州，而無錫，

而……一直敗退的事實上，他們斷定這座被圍攻了三晝夜的石城，被日本鬼用着全部武器，飛機大砲坦克車來攻的石城，失守的成分是較多了，否則，日本強盜肯放下他們的魔手嗎？是的，一定是這樣的，中國的抗日軍退出城去了，是東洋兵攻進城了……

日本鬼子打進城，啊，這是如何不堪設想而又可怖的一股想頭啊！這挾着燒殺掙辱的悽慘而來的幻覺，殘忍地襲着他們每個人的心，他們不期而然地寒了心、打了個冷戰。

這時的石城，是已熄止了砲火，十二月的風，淒涼而砭骨地在各處殘缺頹塌的街巷，陰森地侵襲着，各街頭的沙壘，碉堡，哨崗上，都靜止了活躍的槍砲，失去了指揮的壯士，在寂寞地矗立着，地下散置了脫出槍膛的彈殼，倒臥着盡了他們神聖使命和任務的殉國烈士之屍體，血泊還是殷紅地，骨肉已狼藉不堪了！

沿街，橫七豎八地平躺着一一些屍身，有的少了頭，有的斷了背，有的破了腹，有的不是沒有了手脚，便就祇剩下了一幅血影，有的……

這一處處的慘象，雜在街兩旁斷壁之間，街屋多半是已成了瓦礫之堆了。可是有的尚燃燒着餘燼，有的冒着火星，有的……

種在街旁行人道上的法國梧桐，在北風中是早飄零了落葉，祇颯颯的枯枝，在蕭蕭着。偶兒稀疏的鴉羣，畫破灰蒼蒼欲雪的長空，這更增加了石城無限悲涼與恐怖。

石城，整個地陷在砲火中，砲火是壞了石城了！

在石城的西北角上，廣大地劃了難民區，這裏雖然仍是都市的一部，亦在這城子的中間，可是，畢竟這地方太偏僻了，沒有房子的荒地，荒地上的墳塚，野樹蔓草，到處皆是，就是有人家的處所，也多是農家一類典型的茅舍和棚戶，洋房巨廈委實不易多見，尤其是這裏多山丘和土崗，所以，又因了難以建設，而就更使這塊都市的地方，增加了它必然荒涼的命運了。

在平常，這裏的冷清，寂靜，是不用說的。但自戰區縮小石城吃緊，這裏立刻就被劃成非武裝地帶，用以收容無辜的市民的難民區了。

「難民區」，這帶着幾分「微賤羞」意味的名稱，是曾一時被人們拒住過的，可是，到了石城被困之時，却又成一般市民們認為唯一保障生命安全的天國了。

淑貞母女是居住石城，生長在石城的人家，他們住家的地方原是比較安全的城南，本不打算遷動的，就是有什麼危險吧，在孫老太太命運觀的信念之下，她也認為是應該的，命裏註定的。然而，外面的風聲和謠言，終於使她不能不慢慢動搖，漸漸地起了心理作用。

「聽說日本鬼子的便衣隊，已混進了城，他們裏應外合，他媽的，看這城子總難保了。」

「漢奸那末多，到處打信號，中國怎不亡？」

「中國的軍隊今夜明早准退却，我們趕緊逃啊！」

「他媽的，要不走，反正大人孩子難活一個！」

漢奸的謠言，像風絮似地很迅速的傳到每個市民的耳中，動搖着一大羣一大羣無知的人們，於是，遷移啊，逃難啊，遍街之上，提箱攜籠，領男抱女，弄得人們亂了，秩序失了維持，石城的週遭，籠罩上一層陰森的外衣。

這時，淑貞的學堂，是早停了課的，同學們大半都搬

出城，逃到外鄉去了。

她，每天從外面回去，總是把這些事，一件一件真實地對媽述說着，一天，一天……孫老太太也就切身的感到淑真的話不謬了。她起初恐怖，後來動搖了，於是，這樣就使她發生了還是躲躲的念頭。同時，這念頭也更使她越猶疑，她越猶疑，也就越心驚了。因此，她便在一次的大轟炸之後，向淑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淑真，你看我們搬還是不搬？」

「媽！我不早已說過嗎？搬！」

「搬！搬到那里去呢？」

「到現在這個時候還向那兒搬，沒有車，沒有船……」

「可不是，祇有等着死嗎？……」

「媽，我看總得想法子呀，我們就是不能搬出城，也得到難民區去躲躲，媽，你想行不行？」

「……。」她沒答應淑真，一直在想……

「媽，我又想起啦，隔壁的張大媽，對門的馮伯伯，他們也準備今兒搬到城北去，媽，你看我們一伙搬過去，好不好？」

「哎，這樣辦的好，哎，這樣辦的好，你就去看看他們吧，先給他們打個招呼。」她一面說着，一面走進臥房去，淑貞看見媽走去整理東西，也便一個兒出去了。

淑貞一羣十幾個男女，他們每個人都滿滿地背負着包袱和衣物，樣子顯得非常吃力似地一步一趨，像時時會跌交似地踉蹌着，他們雖然感到無限的困苦，但又不敢停腳。

他們一壁走，一壁看着沿街的景象，一切都呈現着愁悶，暗淡和死的氛圍。

這時馬路上的難民，成了唯一的行人，市容和難民的面容，一樣的現出了沉鬱。

偶兒，一輛二輛急駛而來的汽車，上面多半是裝滿着軍械或兵士，此外，還有巡迴在各街巷的憲兵和警察，他們態度較之平常更森嚴，面孔絕對失了笑容，板板地瞪着眼，手中握着槍，槍，是上了子彈的，祇待一抬手，立刻就可以打死暴民和漢奸。

淑貞她們沿着寬廣的太平路中山路，向難民區走去，

直到黃昏時分，才走盡崎嶇的陰陽營的小土路，達到他們的目的地。

這裡，已擠滿了難民，差不多在每座矮小的茅房中，都坐臥了十多個人，男的，女的，老人比較少，最多的還是無力逃走，或不願移動的婦孺們。

淑貞她們住的地方，是靠山西路偏西的一個園家，主人的家人很少，平素又是不大和外邊接觸的，所以地方是相當安全。淑貞她們因為和這主人不熟，起初不免和主人顯得有點生疏，但是經過馮伯伯的介紹，她們敘起來，原來是有些親戚關係的，因此上，孫老太太好像又添了一重保護似的，就放心多了。

她們搬來快四五天了。這期間，每天的警報十次八次不定，到後來簡直就連警報也沒有了，只好任敵人的飛機轟炸，一天到晚，耳中不是飛機響，就是炸彈聲震，得人精神過度興奮。可是，漸漸成了習慣以後，也就泰然處之了。

這裡的消息，多是失實的謠傳，起初有人說中國的大

軍就要開到了，但等了一天，兩天，還是敵人的飛機漫天飛，於是不好的傳說又流佈開來。

「句容放棄了。」

「湯山棄守了。」

「鬼子兵已攻到了馬壩。」

不幸的傳說，這樣紛紜而來，同時，石城外的砲聲，清清楚楚地已隨着傳說驚震着人們的心弦。

孫老太太聽着人們這樣說，她自己倒並不感到什麼可怕，祇有淑貞使她太爲難了。

她把聽到人們所談的各式各樣的日軍姦淫婦女的景象和飛在身邊的淑貞發生着聯想，幻覺上她好像看到自己的女兒已被殘暴的鬼子兵剝光了衣服，一個一個地輪姦着，女兒一面掙扎着，怒罵着，一面哭哀哀地叫着：「媽……救救我呀，媽……」

想到這里，她不禁悚然地顫抖了一下，然後她歇斯底里地伸出左手把淑貞用力地，親暱地抱在自己懷裏。

「孩子，媽在這兒，別怕！」她突如其來的舉動，使淑貞有點驚愕。

「媽，怎麼啦？我不怕！」

「沒有什麼。」她的神志稍清醒過來，苦笑着看着她嬌小可愛的女兒。

淑貞溫馴地在她媽的懷中仰起臉，在媽蒼老的垂着年代記錄的皺紋的面頰上吻下了，低低地說：

「媽，你剛才想到什麼？」

「沒有什麼，我問你怕不怕？」

「不怕。」

「這就使媽放心了。」

「……………」

以後，她們母女再沒有一句話，一切都歸於寂靜。

城外的砲聲，一天沒有停，砲聲顯得非常激烈。砲彈帶着火苗，漫空而來，不知落在什麼地方，爆開了，巨響震撼着全城。天漸晚，夜漸深，寒冷侵逼着每個人們的身體，但是，沒有那一家上起燈，燒起火來度這漫長的冬夜，

人們好像都閉着跳躍的心窒息着，聽覺好像特別靈敏

似的，人們已能清晰地分出那是大砲，那是槍的聲音了。大家沉默着在烏黑的房屋中，這樣相守着。

外面的寒空，沒有月，也沒有星，黑得像锅底似地對面不能見到人，惟有不斷的砲火閃爍着，被燃燒彈點着的房屋焚燒着，四下里就這樣烽烟逼起，砲聲也越迫近了。

殺聲，叫聲，槍聲，密密地混成一團，迷漫着雄偉的石城。這時，石城發出了最後的怒吼。

砲聲特別狂烈了，不分個地壓下來，這麼一夜之後，砲聲漸稀了，槍聲也漸疏了。

一時，石城像又恢復了平靜的狀態，留在石城裏的人們，每個人都對於這突然的平靜，感到了非常的恐懼，大家把拳靠着心，爲自己的身家生命而惶恐着，有的簡直被嚇呆了。

這種：平靜的局面，只延長了不久，那不堪設想的現象就展開在每個人的面前了。

四下里的火光越燒越大，哭叫的聲音，上冲雲天。這時誰也顧不了誰，年長的死在全家之先，孩子被鬼子兵的槍尖挑在半空，一些母親們，就這樣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

殺了，又遭了那犬狗一般獸兵的輪姦。

沿街上，血跡殷殷，骨肉模糊，石城整個地在鬼子兵的鐵蹄下變了色。

日本強盜得意的笑虐，蕩遍了石城的上空，有誰能逃脫這魔爪的摧殘啊！雖然難民區的人們在正義的保障下，取得了鬼子兵的變相亡國奴的憑證，那加上一塊印色的白布圈，但這究有什麼效果，只有天知道！

淑貞摸着左手上的白袖圈，流下淚：

「媽，我不帶！」

「孩子，這樣就保險了，要不，你聽馮伯伯說的多嚇人啊！好孩子……」說着她替淑貞帶帶正，然後又說：

「淑貞，這一下不知家還有沒有？晚一天，我們要回去看看呀，打完了，將來我們還要過日子的……。」她嚙嚙嚙地這麼說着，淑貞氣憤地搶着說：

「你倒想得這麼多，誰還知道活到那一天……」

淑貞的話沒說完，她媽便伸手捏着她的嘴：

「你就是不吉利地胡說八道，聽着，不許再說！」她命令着。

「……」淑貞沒有響，悶悶地坐下去。

過了兩天，淑貞正在爲着一件事和媽商量的時候，突然幾個鬼子兵撞進園來，她先看見了，就趕忙躲到裏房去，一面說：

「媽！馮伯伯！張大媽……日本兵來了！」

這話沒說完，其餘的人也看見了。遠遠地從園邊走過來東倒西歪的帶着十分醉意的鬼子兵，他們一壁走，一壁哈哈地笑着，嘴裏，唧唧唧唧地不知說些什麼。

幾個鬼子兵的槍，蹣得平平地哈哈地笑着，看着前面房子裏的人：

「兵兵」就是兩鎗，首先園戶和張大媽倒下了，血，鮮紅的流了出來，未死的張大媽痛得直打滾，哀哀地叫罵着。

「哈哈！哈哈……。」變黃的笑聲，激痛着他們的心。

「兵兵……。」他們都躲閃了，一個沒傷着，於是鬼子兵氣了。

「豬，支那……。」一面罵，一面擡進屋子來，不容

分說，用他們的槍刺，把求情的馮伯伯一槍兩刀了結了，剝開了他的肚腹。另外的幾個男人，也統統血淋淋地被殺了。

這時，其餘的婦女們，雖然嚇得擠在一堆，顫抖着哭泣着求饒，然而貪婪的狂笑，終於逼近了她們，他們瘋狂地把手伸過去，去撲抱她們，她們雖然拼死地推拒，這又有什麼用呢！

漸漸衣服被撕開了，他們一個個都剝得赤裸裸地被姦淫着，輪姦着……

淑貞嚇得躲在最裏面的牆角邊，但是她沒法逃脫，她親眼看到五十九歲的媽被鬼子強姦了，開了腔，現在這不幸將輪到她的身上了。

就是殺死媽的那黑漢，一臉橫肉，滿頭鬍子的傢伙，像一個看見了羔羊的貔貅，一下對着淑貞撲過去，他哈哈的笑聲，壓住了淑貞的哭罵聲。

「哈哈，支那婆，哈……」

她拚着所有的力氣，在那鬼子身上捶打着，她咬他，她扭他，她雖這樣用盡了方法來抵抗，但有什麼用呢？終

於她被赤裸裸地壓在那野獸的身下了。

她感覺胸臆上，負了千斤的重壓，她感到下部橫上了什麼刀劍，這時，她有點昏迷了。

她痛苦地呻吟着，體肉像鑽進了毒蛇似地難過，她漸漸地感到朦朧，感到麻木了。

那野獸的嘴巴用力地逼着她，她一面把頭掉過去，一面想抬手推開他，但她的手觸着了什麼一痛，不由的心中一動，然後，她順手在那東西上一摸，又趕快的放開了。

她的神志漸清醒過來，想到剛才那東西，心裏忽然閃出了一縷光明。

「是的，我要這樣做，我要報仇！」她心中這麼想。

淑貞看到那些豬狗無恥的行動，看到媽赤裸的被辱而死的慘痛，她殺人的意念，塞住了她每個無力的細胞，她想：

「只有這樣了！」她發覺她胸上的那蠢質，已有點昏沉了，嘴裏猶在哈哈地低笑着，她慢慢地再把手伸過去，輕輕地把握住那東西的柄，然後，她敏捷地抽回手，對準那鬼子兵的腦袋瓜子就是一槍，然後推開了那死命掙扎的

僵屍，把槍密密的一排射過去，正好打中幾個那聞聲而起的豬狗，他們又應聲而倒了。

「哈哈！呵，哈哈……。」她瘋狂地立起來。

「媽，我給你報了仇了，哈哈……。」

「媽，我給你報了仇了。哈哈……。」

「哈哈……。」

征人的哀怨

一

山川草木轉荒涼， 十里風腥新戰場。

征馬不嘶人不語， 金川城外立斜陽。

暮靄，漸漸蒼茫了。

貞夫卸了武裝，孤獨地走出營房，營房外，就是一片
荒蕪的廣場，場上沒有建築，四圍所有的房屋，差不多已

在猛烈的轟炸後，頹場的頹場，震倒的震倒，遭着燃燒的燃燒，這里，全完失了完整的景象，一切祇充分地顯露着荒涼，淒寂。生之氣息，是再也尋不着了。

貞夫站立在廣場的一角，眼望着近前一處處火焚的殘燼餘骸，一片片傾毀的破瓦頹垣，不由得也感觸得激動了起來。

他，輕輕地搖搖頭，悲哀橫溢了他的心胸。於是他，徘徊着，從徘徊的慢步中，他低吟着忽然泛上記憶的幾句詩，這詩是什麼人寫的，是什麼時候的作品，他一時在記憶中已搜尋不出了。

在他的心底，隱伏着一脈無名的哀思，這哀思中充滿鄉情，鄉情，這是如何使他不堪回想的啊！

五月，是石榴花開着的時節，櫻子，該是熟透了的，他想，假使要在平常的日子，在祖國的海島上，海，靜靜地臥在村前，海濱，漁夫舟子，歌唱着動人的調子，在綠葉蔭蔭的岸邊，度着安閒的生活，這情調是如何幽美啊！

南國的熱風，是吹不到這裏的，祇矯健的海燕的雙翅帶來了時季的訊息，是夏天了。

夏天，這島國特有風情的節季，貞夫是永遠永遠不會
在腦海消逝去這令人迷戀的印象的。

海之浴，

夏之旅。

……，

……。

往事，一串串地閃過他的記憶，祖國的一切物象猶如
映畫般的在他清晰的意識上翻捲去。

富士山頂的雪，長年是皚皚的，

東京街頭的行人，男的女的交織着，

街頭的車馬，來往地急速地奔馳，

幽悒的行藝者，歌聲繞着街巷，街巷，靜穆着。

夏之島，是靜謐的，

城子裏的晌午，

村鄉間的夜。

人們的心。

如果，不是偶兒叫賣者的鈴聲，喊叫，只讓一切潛伏
在鷓鴣犬吠中，夏的祖國簡直就是默然的了。

在這樣的祖國，在這樣的故鄉，在代子溫柔的款待中，是多麼夠陶醉啊！

代子，是真夫的愛人，他們從孩子的時代起，就相愛着，一直到她也跟着真夫入了帝大之後，他們的感情，他們的心，更凝合，更密結，更織成了一個。

代子，二十了，她發育得完全像個成年的女人，體魄是那麼健強，胸部已高聳了雙峯，臀部也呈現了非常豐美的凸出，她這一切，裝襯着流行的西服，越顯得她那一幅東方的西洋美了。

在偏壓左鬢的修長的捲髮下，那橢圓的面頰，長的睫毛，彎的眉，雙皮大眼睛，單的酒渦，均勻地調和了她的臉龐，臉上常帶的微笑，笑中淡淡的欣喜，快慰，這是如何永繫着真夫，使他永世難忘的啊！

他記得代子，他記得她的馴順，她記得她的好處，代子，她的心。

他不曾忘了海灘沙上的散步，黃昏歸雀的晚唱，他們緩步而行，他手捺在她的背上，他們肩並肩，髮髮在晚風中磨拂着，脚步如一，心是默合着，大家沒有一言，萬丈

的心之火苗，燃瀉了兩人的情愫。

清涼的晚風，夾着海的溼潤，撲在人的身上，使人感到一種輕快之意，腳底下的細沙，綢緞似地起着皺，人從沙上走過，壓平了沙波，留下了足跡，讓潮漲時，再來填洗。

在這麼安靜的黃昏中，慢步着，踱着，看眼前漸被海風吹起的波濤浪花，天邊，正渲染着繽紛的霞彩，這時，天在大海中，投下一幅奇麗的晚景，金波白鷗相互追逐，遼遠的天際，暮靄中，消逝的桅帆，他們不禁穆然了。

他們停着腳，貞夫手拉着代子，半晌無語，兩隻眸子，互放着希望的光彩，心是越熱了。

在夜色冥朦中，一對人影緊緊地擁抱着了。

二

站在廣場一角的貞夫，深深地陶醉在鄉情的遐思中，想着他祖國的一切，家，家之歡快。想到這里，他天真地流露了笑痕，不自禁輕喚着：

「代子，我的……代子……；」

這帶着欣慰的自語，在他不自覺中現出來。但，這祇是一霎時的，很快的他就陷進一段可怕的回憶中了。

他清楚地記得；那是昭和十二年索秋的一個麗日，第一次徵兵的大命，落在他的身上了。

當時，雖然他是如何惶恐，驚懼，但這是不能抗拒的軍啊！當日的街頭，切切私議的，每家應徵的，誰不在心上結下一陰森的淅淅。

他和他的家人，面對着御命，悽苦地相視無言，誰有好法子擺脫呢！

雖然大和民族的血液中充滿着武士道的氣質，但無謂的死之威脅，終於無限量的減退着每個人民應徵的勇氣，因此，當徵兵的大命降落在每個島國人民的肩頭時，立刻在民間就發生了刺激作用，人民在最下層低低地咀咒着他們反動的法西斯軍閥的侵略戰爭了！

在貞夫接到入伍通知的這天晚上，他約了代子在一家料理店辭行，他從代子的家出來，並未叫街車，兩人親熱地相攜而行。街上的行人街車和平常一般的照樣着，祇是；

人們的顏色更顯得難看了。

人們談的，大半都是關於徵兵的事，但聲音都是低微的，他們沿着馬路，向前走着，貞夫心裏在想着什麼一件事，代子看了，沒敢驚擾他，他們祇偶兒用力更挾緊了臂膀。

料理店，是位在十字街頭一個轉角處，地方雖然是相當的熱鬧的大街，但由於那店的大規模，所以坐在店裏的人並不覺得如何繁雜。

他們是坐在二樓的一個火車間，地方靠着街窗，坐在窗裏的人，不要動就可看見街心來往的車馬的。

他們隨便叫了些東西，就坐着休息。

貞夫面對着代子，祇管呆呆地看，雖然他們是這麼相熟的一對，但代子也被看得覺到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看什麼？」她低着頭，含羞撒嬌地說。

「……」貞夫沒有立刻回答她。代子覺得更侷促。

「有什麼好看？」她更撒嬌地說。

「沒什麼。」他答她。

「不，你一定有……」

「……………」

「……………」

貞夫情感的陷入歇斯地里的狀態中，他們中間籠罩了一層濃厚的愁慘。

「代子，我將要受命出征了……」貞夫終於打開這僵局。

「啊，你被徵……」代子非常震驚着。

「是的，我將被徵派到支那去。」貞夫說着對代子的面上牢牢的釘視着，他看代子的面孔在漸漸變化顯得陰沉了。貞夫痛苦的沒有一句話來安慰她，她同樣在心裏也反覆着搜尋可以安慰他的話。半晌：

「啊，我們爲什麼要打支那啊？」

貞夫出乎意外的聽到這句話，立刻用食指壓在自己的嘴上，同時發出了：「噎」的聲音，表示要當心，莫被警視廳的暗探聽見。

代子重新垂下頭，兩人又無語了。

「皇軍萬歲！」

「支那征服勝利！」

羣衆的歡呼，和熱鬧的軍樂，交響着蕩在太空，貞夫聽了這聲音，站起來，拉着代子立在窗前，看着那正在街心行進着的軍隊，街的兩旁是無數奉命送出征的軍人的民衆，大家不得已焦急地候着隊伍的過去。

貞夫看沒意思，轉過臉望着代子苦笑笑，隨即就坐下了。

「酒！」貞夫對了一個下女招着手吩咐着。

代子雖然阻止他，勸他到公園去走走，但兩分鐘後，一瓶強烈的「威士忌」，已開始被他一杯一杯飲着了。

無名的苦惱，襲着他們的心，酒，成了貞夫發洩的惟一對象。

一瓶，兩瓶，貞夫有點暈眩了，代子再也不讓他狂飲了，付了錢，她扶着他走出了料理店。

八月的夜風，有點涼，貞夫抖了下，酒，慢慢被消解着。這時，街上的人們已散，霓虹燈在街頭顯得更光明

了。

代子扶着他走在行人稀疏的街上，低低地說：

「醉了吧！」

「……………」真！搖搖頭。

他們又繼續地走過去。到他們分手的街頭了，這時貞夫清醒來，熱烈地握着她的手，很久很久，他們終於互道了「再會！」各自歸去了。

三

貞夫踏上征途了。

這天的情形，和那天是一般的，街上列了兩行肉的牆壁，在每個人手裏執着上面寫了「送遠征支那的皇軍！」和「皇軍萬歲」口號的旗幟。

人，擠着人，肩，靠着肩，景象顯得異常地熱烈，但是背後却是一把辛酸的淚。在人叢中雜着出征者的老父慈母嬌妻愛子和好友，他們一個個眼望着自己的兒子，夫婿，情人，將走上戰場，從此便生離死別了，試想誰能身當此景而不黯然神傷呢！

夾在兩行人的街巷中的隊伍，雖然武裝是那樣整齊，

武器是那麼完備，但他們的精神却無論如何也是散亂的，在一致半高筒的皮鞋下，發出滯悶的聲音，他們儘管有兩旁的歡呼，歡呼是如何地高，然而，一種可怕的陰影，是離不開他們的心頭的。

貞夫，和家人一樣夢一般被命着入伍，現在將被送往支那戰場了，這時他的心境說不上是怎樣的一種滋味，祇感到一片寂寞。

貞夫在大隊的行列中垂着頭。

代子擠在人叢中，失魂落魄在沒精打彩地探視着她的貞夫，大隊，在她眼前一橫列，一橫列地過去了，她失望地低下頭，她想：「貞夫去遠了，我來晚了吧」。她想着，看看手腕上的表是沒晚呵，然後，再抬起頭鷹樣地搜尋着，猛然的她發現了他，她振振精神，高揚了一下手中的旗，意思要引起貞夫的注意，其實，貞夫早已看着她了，他們倆的眼像兩條電的閃，觸着發生了熱和力。

這時，代子再忍不住眼眶中的熱淚了，於是成串地落下來，打溼了胸襟。

貞夫，看着這情景，心裏油煎似地難熬，幾次把淚水

掖下自己的肚子。隊伍終於走過去了。雖然他幾次地掉過頭向她探視着，然而，遠了，雙方的視線斷了，代子的影子便消逝了。

就這樣，貞夫登上停在東京灣的軍艦，拋了家，留下愛人，別了故鄉，遠離島國，向着支那的疆土來了。

貞夫，眼見着自己的手足，自己的國人，一些良善的人民，活生生地被迫而死亡了，千個，萬個，轉眼成了砲灰，雖然支那的土地佔領得一天多一天，但正北國的自己的兄弟的死亡，不是跟着無限的死傷着嗎！

每次，當他聽到緊急的衝鋒號，心，簡直就要跳出心腔了，砲火和血花一樣地飛躍，骨肉和瓦礫一般狼藉，往自他所聽到的不費一槍一彈的征服支那論，今天他已深深的領教，那原只是一片的美麗夢，一個大謊了。

支那，廣大的疆土，河山是如何壯偉啊！

中國海的濤聲，長江的幽麗，黃河的醇厚，田園的肥沃，人民的忠勇，這些有什麼「膺懲」的罪過呵！一個祖宗的子孫，有什麼仇恨呵！今日，這萬古遺恨的戰爭，將使

爾族永遠地失去和諧了。

呵，無知的軍閥，「我們爲什麼要遠征支那！」

貞夫，想着握緊拳頭，向空捶擊去。

「我們爲什麼遠征支那呵！」他又重復着。這樣他的情感突然興奮了起來。他想：

「這樣，就是忠君嗎！」

「瘋狂的殘殺，縱火，姦淫，這就是皇軍的報國行爲嗎！」

貞夫，越激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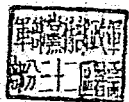
真理和邪惡矛盾着，他脆弱的理智再也不能支持了。他苦痛着，自己恨自己爲什麼要這樣無恥的做着正義的劊子手啊！他想着，想着，思緒絞成一團，他自己有點迷惘了。

「我不能做劊子手啊，我……」

他清明的理智，被掩在紊亂的現實的想象中了。他突然從腰間摸出那短小的戰利品，對準自己的大腦：

「乒！」貞夫應着槍聲倒下了。

這時，在那廣大的荒場上，晚風，淒涼地吹過。暮
靄，漸漸蒼茫了！



抗戰文藝叢書 要塞退出的時候

版 權 所 有	主編者	中 國 文 藝 社	實 價 三 角
	著 者	沙 雁	
	出版者	藝 文 究 研 會	
	發行者	獨 立 出 版 社	
	總經售	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			

\$0.3

11/10/92